

中国土司千年秘闻 封侯女王百战奇勋

秦良玉

贝锦三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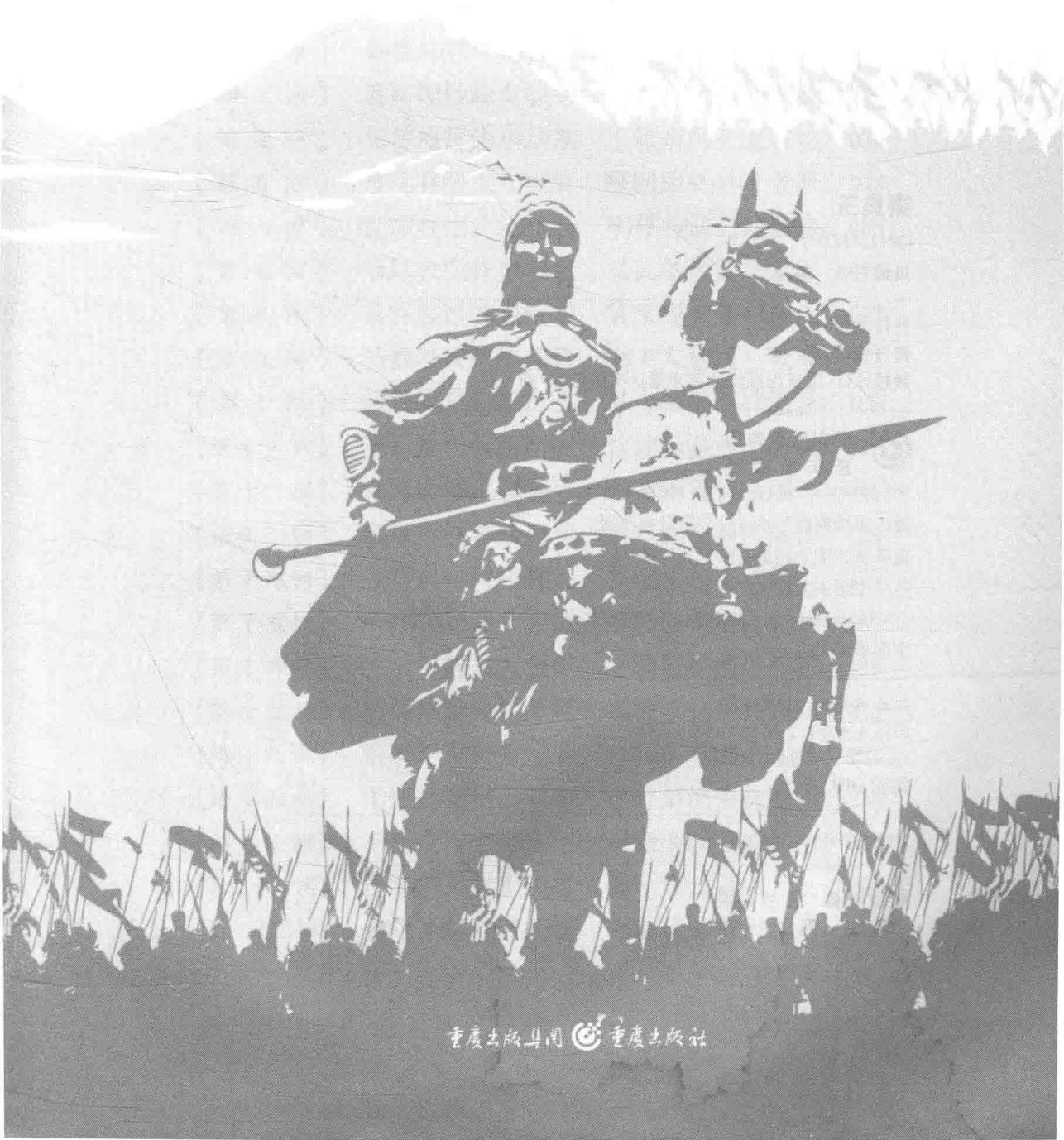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中国土司千年秘闻 封侯女王百战奇勋

秦良玉

贝锦三夫◎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良玉 / 贝锦三夫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229-11126-7

I. ①秦… II. ①贝…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1268 号

秦良玉

QIN LIANGYU

贝锦三夫 著

责任编辑:秦 琥

责任校对:夏 宇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刘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6 字数:650 千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1126-7

定价: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回】	布政使寿诞会僚属	九龄童嬉戏结知音	001
【第二回】	秦员外聘师开武馆	马少主遇困举外债	015
【第三回】	遭纠缠妙龄女躲婚	得点化少爵爷下狱	027
【第四回】	保佛庵惩治小劫匪	上峨眉拜交老道姑	039
【第五回】	瘴笼雾绕夫人摄政	峰回路转世子袭职	053
【第六回】	设擂台比武择佳婿	率雄兵演习迎新娘	065
【第七回】	晒嫁妆毁誉爵爷府	强武备褒贬马家军	078
【第八回】	救商客姐妹遇武僧	破常规夫妻招能人	093
【第九回】	马爵爷接纳罗汉营	秦夫人创建三教寺	107
【第十回】	援朝抗倭秦府出将	尽忠报国石柱派兵	120
【第十一回】	遭谤疑夫人陷囹圄	信谗言爵爷受睚眦	132
【第十二回】	痴郎君幡悟寻贤妻	孝儿媳设计救婆母	145
【第十三回】	秦良玉探秘播州城	杨应龙反叛武陵山	159
【第十四回】	五营誓师大张神武	九路平叛小试牛刀	173
【第十五回】	石柱兵突袭获大捷	李督臣多虑匿战功	186
【第十六回】	宝剑自鸣夫人预警	战马长嘶爵爷俘酋	199
【第十七回】	招叛纳降先锋开道	过关斩将石柱建功	212
【第十八回】	娘子军奇袭封宁寨	白杆兵勇破桑木关	226
【第十九回】	孝悌嫂真情救叔侄	途穷弟绝望焚妻小	239
【第二十回】	杨应龙覆亡海龙屯	秦良玉获奖成都府	252
【第二十一回】	抵军功得父王除罪	被勒索致司主入监	266
【第二十二回】	遇仇家爵爷遭殃毙	灭鼠疫总督出狠招	279

【第二十三回】	任宣抚受教银杏堂	得诗笺领悟峨眉山	293
【第二十四回】	求和谐开挖玉带河	谋远虑踏勘石柱山	305
【第二十五回】	救民夫王臣尽智勇	卖家产兄妹组悍兵	319
【第二十六回】	女王涉险息乱龙阳	尚书下令驻守榆关	333
【第二十七回】	行军驿道遭遇劲敌	做客辽阳邂逅美媛	347
【第二十八回】	血战浑河土军搏命	身陷炮阵主将捐躯	360
【第二十九回】	白杆兵换防守国门	红装女突围寻生机	372
【第三十回】	访悍将共商守城计	宿驿馆偶生男女情	384
【第三十一回】	洗药浴羞解心中结	驻绥中痛歼偷袭敌	397
【第三十二回】	秦夫人扼关得勋爵	马少爷杀敌获殊誉	409
【第三十三回】	宣抚使回川募雄兵	反叛酋遣使贿女王	422
【第三十四回】	斩使祭旗怒张神武	散金赏勇突袭忠州	433
【第三十五回】	出师川东旗开得胜	解围省府功高至伟	445
【第三十六回】	二郎关下五将杀寇	虬龙峒里双侣酬情	457
【第三十七回】	平叛师智破浮图关	白杆兵获捷临江门	468
【第三十八回】	息内讧女帅仗大义	克渝城悍将擒叛酋	480
【第三十九回】	女将追敌失踪渝水	督帅讨贼挥师南川	493
【第四十回】	设妙计攻克遵义府	释权手智取青山墩	506
【第四十一回】	攻蔺州火烧九凤楼	访峒寨情恤窘困民	518
【第四十二回】	遭偷袭秦民屏捐躯	传信函袁崇焕言志	531
【第四十三回】	马祥麒临危投义父	白杆兵勤王赴京都	543
【第四十四回】	崇祯帝赋诗封太保	秦良玉救明扛大纛	555

第一回

布政使寿诞会僚属 九龄童嬉戏结知音

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这首诗乃是我国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为女人所作。

是哪位女子有何等能耐，能受到一国之君如此盛赞呢？

这人便是被明朝崇祯皇帝封赏为太子太保、被南明隆武皇帝封为“忠贞侯”的石柱女将军秦良玉。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能够获得如此高规格封赏的女将凤毛麟角，秦良玉便是这绝无仅有的一人。她也是中华五千年浩浩青史中进入正规国史《明史》并单独列传的第一位女性。

却说大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四月初八，四川承宣布政使司门前红灯高挂，车水马龙，人流熙熙，一派喜庆气象。原来是布政使魏体明在举办六十大寿庆典。他下帖子请了境内七品以上包括土司长官司以上官员僚属偕夫人赴宴，当然也包括在四川的亲戚朋友。由于他在贵州也任过职，所以还请了与四川相邻的贵州境内几大土司。这魏体明本为江苏人，调任四川的时间不长，在四川的亲戚朋友很少，所以赴宴的大多是各州县、土司的官员。大明朝吏治很严，官员一般是不准做寿敛财的，但是却开了一扇小门，允许到了花甲、古稀之年还在任上的官吏举办寿宴。魏体明为官还算清廉，他本不打算兴师动众大张筵席。考虑到为官一任，也跟僚属们建立了些感情，花甲之后，随时都可能因一纸令下卸任还乡，走时不便一个个去打招呼，便打算将此寿宴当成一个告别宴，趁便跟那些属下们说些临别赠言。尤其对那几个桀骜不驯的土司王，他更想借机敲打敲打，多嘱咐他们几句。

土司们平时对朝廷、对省府都有“进贡”，现在有如此机会，没有不慷慨解囊恭敬以往的。所以除了几级官府主官以外，几大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



长官司、土知州也都踊跃到场，无一缺漏。尤其是像酉阳、石柱、永宁、播州、思州、思南这些有影响的大土司，除了司主亲临以外，还多有规模庞大的祝寿团。

石柱宣抚司赴宴的是宣抚使爵爷马斗斛和夫人覃梦瑶及应袭嫡子马千乘。

这石柱土司，地处渝东长江南岸，其地北宋时叫南宾县，属涪州郡管辖。马氏先祖马定虎凭战功被南宋朝廷分封在这毕兹卡人聚居之地建立土司，依境内石柱山上有男女石柱之地标，得名石柱安抚司，管理着原南宾县近十万毕兹卡土民。到元末明初加封为宣抚使，逐步发展成为武陵山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土司。传到马斗斛手中，已经是第十四世土王了。

却说这位宣抚使马斗斛，娶了近邻湖广境内忠路安抚使覃大宁的女儿覃梦瑶为妻。这覃梦瑶，还在娘家时就是远近闻名的“一枝花”，加上其父自幼将她当男孩子养，任由她的性格发展：骑马射箭，舞枪弄棒，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极少有官家女子大家闺秀的禁忌，故覃梦瑶逐步养成了张扬、任性的人来疯性格。

在女人身居深闺、极少抛头露面的时代，她这种性格哪怕是在武陵山土司中，也为世俗所不容。加上她天生丽质，为好多艳羡的男子所觊觎，觊觎之而不能得，自然就把脏水泼到她身上。所以覃梦瑶的名声便有些差了：风骚、妖冶、水性杨花。

尽管石柱土司王马斗斛在迎娶覃梦瑶之前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风言风语，娶来后发现她性格也不坏，正好弥补了自己不善交际、内向木讷的缺陷，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他难以解决的外交难题。所以，爵爷马斗斛还是很宠爱她，每有外交，必要携她前往，一是向世人炫耀，二是办“夫人外交”。至今十一年过去了，她还真为石柱的司治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时间长了，马斗斛还养成了唯夫人马首是瞻的习惯。

覃梦瑶时年二十七岁，已经为马斗斛生育了一女一子，可她依然青春靓丽，依旧是马爵爷在外交场合一张甚为倚重的王牌。和马土司夫妇一起来承宣布政使司赴宴的还有他们九岁的儿子马千乘。这马千乘，因为是嫡长子，早就向朝廷申报为石柱宣抚司应袭世子了。司内专门为他请了汉学先生和武功师傅教文习武。这孩子随了父母，不仅长得英俊潇洒，还聪明好学。现在小小年纪，就已经可以吟诗作词舞枪弄棒了。父母很为之骄傲，每有外交场合，也常带在身边向世人展示。可是这孩子的性格却越来越与父母有了差别：也许是受了汉学先生王学圣的影响，小小年纪，便学得沉稳低调，彬彬有礼，颇有儒雅正派的大男子风度。父亲很为之高兴，为此多次奖励那汉学先生尽职尽责。可

是母亲覃梦瑶却很不高兴，因为这孩子竟然还学着大人口气指责她“举止轻佻”、“缺乏母仪”，几次当着外人说出，让她面红耳赤窘迫难堪。因是自己的儿子，况且说得也不无道理，虽然心中不快，倒也生不成太大仇恨。

寿宴于这一日的申时在布政使司前庭大院里举行，大院连通廊道，还有两边板门洞开的厢房，一共摆了二十多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在这样的场合，是覃梦瑶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她一到场，不仅好多火辣辣的目光会牢牢地黏在她身上，还有好多人会主动上前和她搭讪。一般人搭讪，她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应付了事，而对那些至关重要的高官，或是风度翩翩潇洒英俊又有一定地位的男人，她则会毫不吝嗇地献上最美丽的笑容、最甜腻的嗓音、最诱人的身姿。

今天，是群英聚会，果然有不少风流倜傥的达官贵人到场。在旁边一席尊位就座的一位土官，身着宣慰使将军服饰，很是英武潇洒；他意气风发，高声大嗓，侃侃而谈，全然不将周围的人放在眼里。覃梦瑶隔着席多看了那人两眼，没想到那人及时收到了信息，很快就端着酒杯过来，主动给她敬酒。身边的丈夫是认得的，立刻向她介绍：“梦瑶呀！这位将军可是个大人物，他是播州宣慰司的杨应龙爵爷，钦封正二品的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呢！”

覃梦瑶立刻笑眯了眼，嗲声道：“啊呀！是杨大将军哪！妾身可是早就听我们爵爷说起过您，说您如何如何被朝廷赏识，多次立功受奖，钦授高官厚禄、飞鱼服饰。小女子还以为您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呢！没想到您还恁个年轻，雄姿英发小乔初嫁呢！”

在大庭广众之下，杨应龙和覃梦瑶双方都装作是初次见面，其实，他们是见过面的。

“哈哈，马夫人过奖了！应龙也经常听人说起您，说您是武陵山中土司夫人一枝花，一直没有机会谋面。没想到，今日得以亲见，果然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标致得很喏！我们马爵爷可真有福气啊！”说着，火辣辣的目光像磁石一般定在她润泽性感的嘴唇上。

却说那播州土司，已传承七百余年，乃是明代最早在黔川交界地设立的以彝人、仡佬人、苗人等为主体的宣慰土司。宣慰司级别是从三品，比石柱宣抚司高出一级。这次来的客人除了播州宣慰使以外，还有水西宣慰使、思南宣慰使、思州宣慰使。其中播州宣慰司与石柱宣抚司多有交往，那杨应龙是播州第二十九任土司，其爵位是承袭前辈的，但是“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勋爵却是他自己立战功、献皇木挣得的。杨应龙这一年还只三十一岁，正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时，人又长得魁梧雄健，所以很有女人缘。



覃氏斟上一杯酒，奉到杨应龙面前，那声音更嗲了，说：“杨将军取笑啦！梦瑶都人老珠黄了，我们家爵爷好像早就有些嫌弃妾身啦！”

“啊？斗斛爵爷啊，您身在福中不知福吧？这样的绝色美人您还嫌弃，这不是暴殄天物吗？您这样还让我们这些家有黄脸婆的男人活不活呀！”爵爷马斗斛却只是笑而不答。

其实杨应龙府中有一妻三妾，正妻张氏也还只三十三岁，最小的妾叫田雌凤，还只十八岁，也是播州有名的美人。这次杨应龙本打算带小妾田雌凤来的，可是那张氏闹得很厉害，她说请帖里写得清清楚楚，是要求官员偕夫人赴宴，你要带那小蹄子去，就先将本夫人废了，立她为正室了才能带！杨应龙觉得现在跟夫人闹翻，势必影响到他和应袭长子杨朝栋的关系，便忍了。其实张氏最近身体不适，她内心也不想来，不过是争一口气而已。谁知几天行程，车马劳顿，她竟然病了。今天只到宴会上露了一下面就自回馆舍休息了。

“这话梦瑶听了巴适！难得杨将军还这样看我呢！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呢！”

“哈哈，马夫人不知，成熟的女人是最有风韵的，我杨应龙就喜欢！”

“哈哈，那今日算是投缘，我覃梦瑶算不经意间找到知音啦！妾身敬您一杯知心酒啊！”覃氏似乎真被感动了，说话的声调都有些不自然。

那爵爷马斗斛也许已经习惯了夫人二黄八调口无遮拦，依旧微笑着没有出声，而坐在旁边默默吃着饭的九岁儿子千乘似乎听不下去了，暗中拉了拉他母亲的衣角，轻轻说：“娘，您都喝多啦！”

覃梦瑶正在兴头上，哪里会在乎儿子的提醒，遂没好气地说：“千乘啊，你快吃完了去外面玩吧！大人喝酒说话，你小孩子别搭白啦！”

马千乘碗里还没吃完，听到这话，也不吃了，将碗筷一丢，就气呼呼地站起来走出去了。

那杨应龙看到覃梦瑶的儿子“吃醋”了，知道时机不成熟，现在还不能太放肆，否则她丈夫也会吃醋的，便又礼节性地敬了马斗斛一杯酒，自回席上去了。

覃梦瑶对丈夫嘟囔道：“瞧你那宝贝儿子，都是你惯坏的，我说不带他来，你偏要带。来了这样没大没小，老娘和客人说句话他都要搭白！”

马斗斛笑道：“呵呵，何必跟小孩子计较？况且……”

“况且他也说得对是吗？你呀，再不将那道学先生王学圣赶走，过不了多久，你儿子也会成为道学先生的！”

正当这时，旁边又有永宁宣抚使奢世续、酉阳宣抚使冉维屏等几个土官过

来敬酒，马斗斛与覃梦瑶之间的谈话只好中断。之后，马斗斛又到其他席上敬酒去了，覃氏自己坐着生了一会儿闷气，到底耐不住寂寞，便端了酒杯，朝邻席走去。她没有直接往杨应龙席上去，而是特意在其他席转了一大圈，看到丈夫马斗斛已经被人缠住闹酒了，才向杨应龙走去。

那杨应龙，自从回到席上，似乎就没再“出访”，而是在专等覃美人上门。他漫不经心地与人谈笑着，眼睛的余光一直在注意着覃梦瑶的动向。看到她终于走向自己，遂心花怒放，很快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和她密切交谈起来。

宴会方兴未艾，闹酒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胜酒力的马斗斛已经酩酊大醉，倒在廊下堆着的马鞍行李上睡着了。覃氏和杨应龙旁若无人地交谈了一会儿，不知是被男方语言挑逗引起的，还是酒力的作用，她似乎已经有些燥热了。只见她脸颊绯红，目光散乱，很有些失态的模样了。她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实在对不起，妾身都喝得二麻二麻了，不能陪各位了，杨将军您小坐一会儿，妾身去后园中透透气去！”

杨应龙怅惘若失地坐在席上。见那覃梦瑶出去都半炷香工夫了，还不见回来，回想她出去时的语言情态，忽然心有所动，立刻站起来，也朝后院走去。

这后院是一个园林建筑格局，靠前厅正房一端是一些疏朗的花坛，花坛与花坛之间有较大的空地，都用青砖铺面，那是供官员们练武健身赏花散步的地方。现在，正有一些随赴宴官员同来对闹酒不感兴趣的孩子在里面嬉戏玩耍。靠后院墙一端则是山水园林式建筑：假山玲珑，怪石嶙峋，草木繁翳。林间有曲折起伏的台阶小路，还有造型雅致的拱桥栏杆，小径都用青石板铺就，很有些幽谧恬适的气氛。

杨应龙在花坛间寻了一圈，没看到他要找的人，又到花园旁的茅厕里去找，男厕里自然没有，他又请个小孩到女厕里看，也说里面没有人。她会到哪里去呢？难道进了那假山树丛中去啦？他谨慎地向曲径处踱去。

再说那马士司的应袭长子马千乘，看到母亲与陌生男人谈话口无遮拦、言语轻佻，很有些看不惯，便小声提醒了一句，没想到母亲不仅不听，还要赶他离开。他很是气愤，饭也不吃了，便自往后院走去。他在后院溜达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便在花坛间空地上练起拳来。他练的是毕兹卡土家人的传统功夫拳白虎拳。这拳他已经练了大半年了，打起来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再配上他响遏行云的吼声，很有些猛虎下山的气势。很快，周围就围了一圈看热闹的孩子。一套打过，周围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内中一个年龄同他差不多大小的男孩掌声最响亮。他停下来，不无自豪地问那男孩：“怎么样啊？你会打拳吗？”

那孩子扬起一张秀美俊俏的脸，柔声道：“嘻嘻，哥哥你打的这是蛮拳吧？



我可不会打，不过我会打一种南拳，是我爹教我的孔门拳，没你打得有气势，但是可能会更加好看哟！”

“哦？你说你打得更好看？吹的吧？”千乘很有些不屑。

这时周围就有好多孩子起哄：“来一套！”“打一套看看！”“超过他去呀！”“比比看啦！”

那男孩羞涩地一笑，看着马千乘，说：“要不我俩一起打，互相切磋吧？”

“一起打就一起打，谁怕谁？”马千乘说着，脱掉西兰卡普外套，露出一身白府绸内衣来。那孩子穿着一身紫底绿边的织锦紧身夹袄，腰缠一条绿底红花的宽腰带，显得很利索干净。他俩一个眼神，同时上场，一个骑马桩站定亮相，接着便全情投入地打起拳来。周围便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拨，分别为他们认为打得好的加油。孩子们当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便依衣装分成了白、紫两派。那“白衣哥哥加油”、“紫衣哥哥加油”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打到半道，一些孩子开始重新选择立场，渐渐地，支持“紫衣哥哥”的便多了起来。到一套打完，大多数都站到那“紫衣哥哥”一边去了。马千乘这边只有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还在嘻嘻哈哈地“支持”着。

公平地说，他俩那拳打得各有千秋。马千乘的动作古朴粗犷，刚劲有力，实战性强；而那男孩的动作时而疾如闪电，时而缓似流云，刚柔兼济，流畅柔美，极具表演性。孩子们大多是喜欢观赏性强的表演的，又加上那孩子一张脸长得粉嫩白皙圆润可爱，一双眼睛晶莹透亮，便都选择了支持“紫衣哥哥”，这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俩的打拳进度很不一样，但却长短相当，收势的动作竟然高度统一，殊途同归。看两人收势，孩子们遂一哄而散。

马千乘似乎很不服气，露出不屑的神情。那紫衣男孩却笑着走上前，说：“你打得比我有力量，战场应用，一定强过我！”

马千乘说：“你打得也不错！只是缺乏阳刚之气，像个女孩子的动作！”

对方神秘一笑，问：“请问，我该叫你哥哥，还是该叫弟弟？”看他俩的身高差不多，千乘还稍稍矮一点。

千乘说：“我已经满九岁了，你呢？”

“哦，那我该叫你哥哥了。我大年初二才满八岁，虚岁也是九岁，那我们都是九龄童啊！”

“是的！你比我还小一岁，能够将这么复杂的南拳打成这样就很不错了！小弟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会打白虎拳呢！”

“呵呵，告诉你个秘密，你也不应该叫我弟弟！”

马千乘一怔，说：“不叫弟弟叫什么？我们又不是什么亲戚，难道还是前

辈，或者晚辈？”

对方神秘地一笑，接着像戏曲里面的人物一样，向着他款款道个万福，柔声道：“妾身拜见兄长啊——”

“啊？你是女孩？那你为何不着女儿装？”

她羞涩地一笑，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自幼喜欢穿男儿装，跟着几个哥哥弟弟读书练武，倒也方便，要我穿女儿装还不习惯呢！”她拿过千乘的外套，给他披在身上说：“哎！可惜我是个女孩，我要是个男孩，长大了也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嚯，小妹妹志向不小嘛！不过，女人也同样可以成就一番大事呀！我的汉学先生说：历史上的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唐赛儿可都是女人，她们让好多男人汗颜呢！”

“哥哥这话小妹爱听！是的，只要有志向，不懈努力，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也都能成就大事的。哎，你叫什么，是哪家王爷的公子？”

千乘望着她一笑，说：“我是石柱宣抚使爵爷的嫡长子，我姓马！”

姑娘突然惊道：“啊？你就是石柱土司的应袭长子马千乘？我听说过你！”

“啊？你怎么可能听说过我呢？我们石柱离这儿可远了！路上要走好几天的。你是哪家王爷的公主？”

“我父亲不是王爷，他只是一个贡生，是在京城国子监读过书的，可没当上官，别人就称他为秦员外，说了你不会知道的。不过，我姐姐你应该认得，她今年正月才嫁到你们石柱爵府去的，听说姐夫还是你们爵府里的舍把，当贴堂经历呢！”

“哦！你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我们邻县忠州秦葵秦员外的小女儿，你名叫秦良玉是不是？”

那女孩惊喜道：“是的是的，小妹是叫秦良玉，表字贞素。你怎么都知道？是我大姐告诉你的吗？”

“是啊，我就是听你姐姐秦良斯说的。还有你的姐夫马周，经常在人前夸耀，说他有个小姨子，还只八岁，如何如何聪明过人，又如何如何漂亮。今天一见……”

秦良玉抢道：“今天一见，才觉得他是吹牛的，名不副实吧！姐夫也真是，二黄八调的，哪有这样吹嘘自己姨妹的？”

千乘说：“怨不得他夸耀，也的确名副其实！哎，问你一事哟，你姐夫说你还只三岁时，就帮助官府破了一桩盗窃案，将盗贼送进了大牢，是不是真的呀？”



良玉笑道：“这事情他也讲啦？那其实也算不上是我破的案，我不过是偶然得知了盗贼的名字，顺口说出，那衙役们本来是不相信一个三岁小孩的话的，也是实在没别的破案办法了，便按我说的名字将那人抓来一审，还真说准了。他们便弄出了三岁小孩破盗案的传闻，其实我那是瞎猫子碰上死老鼠呢！”

原来，在秦良玉三岁时，她和一个同样大小的孩子在邻家的塌坝上玩耍，那家主人没在家，适逢两个盗贼白天到那家“踩点”，一个年轻的盗贼扒在院墙头向里张望，一个年纪稍大的在外围望风。他俩看到只有两个不更事的小孩在场，也就没回避。一会儿，那望风的喊道：“喂，米宜聚，看好了没有？我们走吧！小心有人来！”那两人就走了。到了晚上，那家果然被盗了。案件告到官府，捕快来查案，便到秦家来排查询问。大人们都说不知道，那三岁的秦良玉却说：“我知道，那盗贼中一人叫‘米具’！”捕快以为她顺口说得好玩，便笑道：“哈哈，什么米具，还米缸哩！”一个说：“小妹妹啊，那人不叫米具，叫米桶，或者叫饭桶！”秦良玉极认真道：“就是叫米具，我都听他们相互叫名字啦！”衙役们也没当回事，查了几天没查出个所以然，只得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找有没有叫米具的人。一查，在十几里外，果然有个叫米宜聚的人，大米的“米”，聚集的“聚”。这“米宜聚”之名，如果叫快一点，当中那个宜字便会一带而过，就自然让人容易听成“米具”。这家伙还只十六七岁，大人给他取名米宜聚是希望他通过劳动，聚拢米粮的，没想到他游手好闲，米粮没聚到，倒聚了一身吃喝嫖赌的坏毛病，弄得穷困潦倒，只得以偷窃度日。后来，官府抓了他，判了他几年牢狱。

马千乘道：“还真不是你姐夫吹嘘，这案子还真是你破的！一个三岁娃儿，一般都还不知世事，你能够留意盗贼，并听清他们对话的内容，这都是不易的！你还真是个神童呢！”

“谢谢千乘哥哥夸奖，其实也不能算神童，良玉不过遇事爱动个脑筋，喜欢多琢磨罢了！”

千乘又问：“你们家跟布政使大人是什么亲戚，为何也会来为他做寿呢？”

秦良玉说：“这我不晓得，听我爹说，布政使大人的三姨太也姓秦，跟我们家有亲戚关系吧！”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越讲越投机，都觉得从对方身上学了好多东西，有相见恨晚、心心相通的感觉。大半个时辰过去，大人们还在闹酒。两人到底还是孩子，不知是谁提出，我们来藏猫猫吧？遂一拍即合。先是由千乘藏，良玉找，没一会儿，千乘就在花坛后面被找出来了。接着良玉藏千乘找，千乘找了好一会儿没有找到，他看后面有假山林木，便想：这娃娃胆子大，莫不是藏

到后面假山里去啦？便壮着胆子朝后面蹑去。

却说那色胆包天的杨应龙，往那后园园林区去寻找石柱土司夫人覃梦瑶。他蹑手蹑脚沿着石径走着，走过一座假山，还是没发现那女人，他又往林木深处走去，刚走过一丛棕榈树，就发现那女人站在一棵樟树下在四下张望呢。看到杨应龙上前，她“扑哧”一笑，说：“杨爵爷也到这儿醒酒来了！来，在这石墩上坐坐，我们摆哈龙门阵呀！”

此时，那杨应龙哪还有心思摆龙门阵，也不答话，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就将那女人抱住了，接着就将酒气哄哄的嘴拱了上去。覃梦瑶没想到这杨爵爷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霸王硬上弓，便想将男的推开；男的却不管不顾，仿佛这时天塌地陷了都可以不管，要将好事做成才肯罢休。

突然间，林道上冲过来一个半大小子，大声喝道：“臭流氓！放开我娘！”

覃梦瑶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千乘跑过来了，更觉得要迅速推开杨应龙才说得清。而此时的土司王杨应龙已经被欲火烧得忘乎所以了，哪会在乎一个小孩子的警告，继续紧紧搂住女的。女的只得用力挣扎，想摆脱眼前困境，并发出痛苦的呻吟。儿子看到母亲遭难，哪还顾得许多，就冲过去，朝杨应龙的手腕一口咬去。只听“啊呀”一声惊叫，那杨应龙痛苦地摆着手跳开了，嘴里骂道：“个龟儿子的，你是恶狗变的呀？敢下这样的狠口！”

马千乘吼道：“你这条豺狼，你再敢动我娘一根毫毛，我立刻让我爹剁了你！”

这时，秦良玉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打量一眼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上前为马千乘帮腔说：“叔叔，看你这人穿一身将军服饰，应该是有头有脸的王爷，怎么能做出这样不顾羞耻的事呢！”

杨应龙此时知道对这俩不懂事的孩子说什么都是枉然，便鼻子里哼一声，恶言道：“好！算你俩野小子狠！俩龟儿子等着，老子迟早要找你们算账！”说着转身扬长而去。

马千乘毫不示弱，冲着他的背影喊道：“你惊乍乍地吼么事？有本事等我十年，二天我打不赢你，跟着你姓！”

那覃氏一屁股坐到地上，低声泣道：“别喊啦，我的小祖宗，他是驃骑将军，武功盖世，又心狠手辣，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就是你的父王，也得让他三分啦！”

千乘怒道：“谁让你招惹他的？你们不是在喝酒吗？怎么跑到这林子里来啦？”

说完，就要离开，被母亲一把拉住。她乞求道：“千乘，娘以后不招惹他



了，你答应娘一件事：别将这事告诉你父王，好吗？”

他哼一声，没置可否，转身离去。秦良玉上前扶起覃梦瑶，说：“阿姨，这林子里凉，你回屋里休息去吧！”

她看了孩子一眼，止住哭，站起来说：“你是谁家的公子，真是懂事呀！阿姨求你，刚才的事别出去啊！”

秦良玉一笑，说：“阿姨，我不认识您，不认识他，我也没看到什么，我找谁说去，又说什么呀！”说完，笑一笑，自己跑开了。

覃梦瑶坐在假山石上想，今天的事做得太荒唐，完全没想到会被儿子碰上。她早就知道那杨应龙又凶又狠，听他方才走时说的话，是已经将千乘恨上了，弄不好，这事会给儿子带来灾难。想到这里，她有些不寒而栗。其实她接近杨应龙，也并不是想红杏出墙，完全是马宣抚“夫人外交”的一部分。临出门时，马斗斛就跟她交有任务，让她找机会多接近省府高官和周边那些有影响的宣慰使爵爷。现在，在周边几个宣慰使中，播州杨氏势头正盛，司主又年轻有为，如果石柱能和播州友好结盟，那无疑会大大提升石柱在武陵山诸土司中的影响力。而要想和这样血气方刚的杨爵爷迅速建立关系，夫人外交是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些，丈夫虽然没明确指示，但两人心照不宣。所以她的那些露骨的挑逗性话语，便敢于当着丈夫的面毫无忌惮地说出，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的结局。不行，得找那杨应龙说说，千万别恨上孩子。对了，还不知他的手腕被咬伤成什么样子了。她决定等宴会散后带着丈夫去看望一下杨应龙。

马斗斛对夫人的话大多是言听计从的。到晚上，他俩在街上买了一盒特色点心核桃酥，就去敲开了杨应龙在馆舍的房门。见是他俩，杨应龙先是一怔，接着镇定下来，连忙将两人迎进房内。覃梦瑶将房内一打量，见只有杨应龙夫妻俩在房内，那夫人张氏歪在床上，面色蜡黄，似有病恙，便灵机一动，亲热地说：“杨将军哪，梦瑶和我们家爵爷听说杨夫人身体不适，心里特别惦记，便过来看看，打扰两位啦！”说着走上前去，将点心搁在案上，上去拉着张氏的手，关切地问：“杨夫人，您好些了吗？”

那张氏连忙要下床，被覃氏一把按住。张氏说：“难为惦记，请问，这是……”

杨应龙连忙上前来介绍：“这是石柱宣抚司的马爵爷和马夫人！”

覃氏看去，那杨应龙的手腕上包了白布条，似乎有血渗出，心里一紧，暗想，这孩子下口好狠，竟然将他伤得这样重。这事她没跟马斗斛说，这时自然也无法说，只有在心里疼着。

这时张氏说：“难得马爵爷、马夫人惦记，我也没大毛病，不过是车马劳顿，有些困倦罢了！瞧马夫人，同样是行了这么远的路，你哪么还恁个精神，

这么标致呢？”

覃氏笑道：“哪里呀！杨夫人，妾身正是行路了，灰头土脑，羞于见人呢！妾身叫覃梦瑶，你就叫我梦瑶吧！我不喜欢别人叫我马夫人的，什么牛夫人马夫人呀？我们女人又不比他们男人差，哪个要跟他们姓，跟他们当牛做马？”

那张氏一听，突然来了精神，喜道：“妹子啊，你这说到姐心里去啦！既然这样，你也不要叫我杨夫人，什么羊啊猪啊？我们不当牛马，也不当猪羊，我们也当一把属于自己的女人。想想，没有我们女人，哪来的男人？我们干吗要给他们当牛做马、当猪当羊，还要受他们男人的窝囊气？”说着瞟了一眼杨应龙。杨应龙看她俩谈得投机，也没拿内容当回事。便和马斗斛在旁边听着，时而小声地作些礼节性的交谈。

那张氏和覃氏似乎都找到了倾诉对象，越说越投机，越说越亲热。没过多久，那张氏就提议：“梦瑶妹子啊，今日我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一见如故，这是老天爷特意安排的，说明我俩前世有缘。既然这样，不如我俩结成异姓姐妹如何？”

那覃梦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看看马斗斛，又看看杨应龙。那杨应龙一听，顿时喜出望外，心想，只要她们结拜了，那覃氏以后要到播州去走走，也就名正言顺啦！但是他的表情依然平静，嘴上说：“你们女人间的事，你们自己做主，本爵不搭飞白，也不打横场，免得又被人说成是将女人当牛马猪羊了！”

马斗斛笑道：“女人间无话找话，说笑呢，杨将军也别当真！”

覃梦瑶说：“这可不是说起耍的，张姐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既然张姐看得起小妹，我梦瑶巴喜不得！”

马斗斛心想，两家夫人已然如此亲密，那土司间的结盟便成功一半啦，便喜道：“既然都是认真的，只要各人心里巴适，那还有什么话说呢？你们结拜吧！”

那张氏似乎百病全消，连忙下床，去外面找馆舍老板讨了香火，就在客房中点燃，两人望天起誓，磕头结拜。两位爵爷虽各有所图，也是殊途同归，自然都心里高兴。

第二天一早，各路嘉宾相继拜别布政使大人启程回家。南边几路人马要同路很长一段，在路上，那覃梦瑶觉得无论如何还得跟杨应龙再说说，可千万不能记恨孩子什么。她借故向路边住户讨水喝，挨到队伍后面，和杨应龙说上了话：“杨将军哪，真是对不起，昨天被那不懂事的儿子一闹，弄成那个结局了，还害得将军受了伤！我替儿子向你道歉啦！”

杨应龙说：“本爵伤倒没什么，皮肉之痛，两天就好了。只是你的伤痛可能



要开始了，我看你那儿子，终究要成为你的克星啦！”

“啊？不会的，人说母子连心，他毕竟是我的亲儿子啊！”

“这娃小小年纪就这样刻毒心狠，还敢一本正经教训母亲，哪天翅膀硬了你还管得了？”

“管不了就不管，生就的木头造就的船，好在他早迟也是个爵爷，随他去吧！”

杨应龙突然用力撕开包在手腕上的布条，露出半月形的新伤口来，淡淡地说：“前年本爵也被狗咬了一口，不过就是脖子上破了点皮，没有这次重，可那条狗竟然跑掉了！”

“那你就当是又一次被狗咬了，小畜生不懂事，你别记恨他！”

“那条狗我没追上，可是那家主人我找到了，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我没自己动手，让手下的人将他打死了！”他依旧表情平淡，像在诉说别人的事。“不过，我这人讲仁义，给了他家100两银子，算是厚葬了他！”

啊？！杨应龙，你要向我儿子下手？她突然害怕起来。覃梦瑶沉默了，她知道他不是说着玩，这样的事他绝对做得出来。她仔细揣摩杨应龙那话中的潜台词，想着想着，她明白了，事到如今，为了儿子的安全，她得付出些什么啦！

她便说：“将军，你我自此一别，以后怕再没有机会见面了，也无法偿还你什么呀！”

“呵呵，你既然跟我夫人结拜了，便是本爵的姨妹，以后要见面还不是本爵一句话的事？你等着吧，两个月内，本爵给你石柱发去请柬！邀请你到我播州做客，你等着啊！”说罢，一扬马鞭，奔驰而去。

却说那住在忠州城附近的秦葵秦员外一家要和石柱的队伍同路两天。那马千乘和秦良玉两个孩子这几天成天黏在一起。两人在队伍里一时跑到前面，一时跑到后面；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说说笑笑，嬉闹个没完；有时候还比赛背诵诗词，或者竞相唱歌。那会儿，两人都在马上，马千乘唱了一首当地民歌，秦良玉觉得很是好听，就欢喜道：“咦？这歌儿哪个这样好听噢？叫什么名字？”

马千乘说：“这叫《啰儿调》，是我们那儿土官土民都喜欢的山歌，还可以随意填词呢！”

“快教小妹学会吧！”秦良玉热情很高。

“这歌子曲调特简单，我唱时，你先跟着小声唱，很快就会啦！”

秦良玉天资聪慧，果然，只跟着唱了两遍，就学会了，到第三遍时，两人遂放开声量合唱起来，于是，队伍里很快便回荡着令人陶醉的《啰儿调》歌声：